

記憶中的花蓮港

傍晚時分，依傍著海岸山脈的最北端的花蓮港，映照在艷麗晚霞中。海面波光粼粼，彷彿正在向山脈求婚似地，迎接幸福的到來。這時，大地披上了嬌貴又橘黃帶紫的晚禮服，大海也呼喚我們一同參與他們的婚禮，這大自然美麗的對話，喚起了我在花蓮港的童年回憶。

兩歲時，海軍敦睦艦隊在遠航前，停泊於花蓮港，開放民眾參觀。爸爸一手抱著我，一手牽著姊姊，來欣賞「康定級拉法葉艦」，這艘在當時各型軍艦中最先進的船艦，具備高隱密高反抗、合身化防護、抗暴鎮與反偵測等多項戰場上的實用功能。小時候的我完全不懂這些，只覺得艦上的海軍威武帥氣，跟抱著我的爸爸一樣。

幾年後，我再度來到花蓮港，參觀大型郵輪-忠僕號。忠僕號原先是一艘貨輪，歷經歲月的洗禮，最後在德國慈善機構的協助下，轉變為氣勢磅礴的行動圖書館，被稱作「世界最大的海上書坊」。十一年前，忠僕號首次拜訪花蓮，大家把握機會，爭先恐後地踏入書香兼旅遊的氣氛中，聽爸爸說，當時無知懵懂的我，原本還像隻無尾熊般，慵懶地依偎在他的懷中，受到眼前五花八門書籍的突襲震撼後，精神瞬間振作起來，睜大眼睛，尋找適合自己的武功秘笈。如今那本有聲的英語武功秘笈，仍然陪伴在我身旁一同歡唱呢！

昨日，帶著童年的回憶重訪花蓮港，光影引導著我走向海鮮市集，點碗魚丸湯和生魚片，坐下來乘涼，在與爸媽的談笑之間，盡情享受著當下的時光。市集中，各個攤位皆打著新鮮現撈的名號，在攤前擺出一排排活跳跳的海鮮，有透抽、蝦子和牡蠣等等五花八門的美食，充滿著無限生機。這時，我看到魚缸中的螃蟹正沿著玻璃緩緩移動，左右揮舞著大螯，似乎在抵抗塑膠繩的綁架與束縛，盡全力地向外界求救，畢竟牠們都具有生命，更有生存的權利；人類為了填飽肚子而奪取生命，讓我不禁感到心疼，但這就是大自然的食鏈，此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殺害。我選擇駐足沒有撲殺活海鮮的攤位，盡情享用，雖是簡單的飯食，至少內心安定。

回程的路上，望向充滿回憶的花蓮港，一艘賞鯨船正準備出航。六年前，我和爸爸穿上螢光橘的救生衣，一同踏上賞鯨船，開啟我人生中的第一趟賞鯨旅程。出航後，原先的興奮與期待竟被無法承受的波濤巨浪所擊敗，在船上幾乎不敢抬起頭，生怕頭一抬就會暈過去，甚至是掉下船啊！我心中不停複誦著阿彌陀佛，待風浪稍微平緩，聽到旁人喜悅的尖叫聲，才發覺海中有小動物出來安慰我了，三、四隻酷炫的虎鯨家族和一群俏皮、靈活的瓶鼻海豚圍繞在我們船隻的四周，我的內心就在瞬間被牠們融化。當下的雀躍，讓人完全忘卻了恐懼，也為此趟旅程畫下深刻且完美的句點。現在想起來，真是一次令人笑容滿面，卻又全身起雞皮疙瘩的矛盾經驗。

聽長輩分享七零年代的花蓮港，那裏充滿了悠閒和自在的氛圍，不僅能和朋友一同在海邊大石上享受海風輕拂，暢快吶喊，一旁的小漁村更有難以言喻的親切感。隨著時間流逝，為了經濟發展、東砂西運或與外國通商，消波塊的放置，花蓮港那大自然的美正一點一點地消失。光陰似箭，我會好好珍惜現今的花蓮港，在尚未遭到更先進文明的侵擾前，體會這裡美好壯觀的自然美，在腦海中渲染一幅永遠無法抹滅的深刻回憶。